

# 賦史

馬积高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# 赋史

马积高 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25475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明纲

赋 史

马积高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现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20.25 插页 2 字数 470,000

1987 年 7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

统一书号：10186·701 定价：4.10元

DC54/3

## 目 录

### 第一章 导 言

- 一、赋与赋的形成 ..... (1)
- 二、赋的流变 ..... (7)
- 三、赋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..... (10)

### 第二章 先秦辞赋

- 一、战国文化的历史特点 ..... (15)
- 二、屈原和《离骚》等作 ..... (20)
- 三、宋玉和《九辩》等作 ..... (33)
- 四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及《风赋》、《高唐》、《神女》等文赋 ..... (38)
- 五、荀况的《赋篇》 ..... (48)

### 第三章 汉 赋 (上)

- 一、汉赋的特点及成因 ..... (52)
- 二、汉初赋家贾谊 ..... (57)
- 三、藩国君臣赋 ..... (62)
  - (一)枚乘、庄忌
  - (二)淮南君臣
  - (三)《西京杂记》所载诸赋
- 四、武、宣之世赋的兴盛 ..... (70)

(一) 刘彻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孔臧

(二) 司马相如

(三) 东方朔

(四) 王褒

## 五、元、成至新莽赋的演变 .....(84)

(一) 刘向、刘歆、班婕妤

(二) 扬雄

(三) 息夫躬

## 第四章 汉 赋 (下)

### 六、东汉前期的赋 .....(100)

(一) 班彪、崔篆、冯衍

(二) 杜笃、班固、傅毅、崔駰等

### 七、张衡和东汉中期作家 .....(117)

### 八、赵壹、蔡邕等汉末作家 .....(125)

### 九、汉赋的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.....(134)

##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赋(上)

### 一、汉末魏初文学的兴盛与赋的新发展 .....(142)

(一) 称衡、王粲

(二) 曹丕、曹植

### 二、魏及西晋文风的变化与赋的繁荣 .....(157)

(一) 阮籍、仲长统、王沈、鲁褒等

(二) 向秀、张华、陆机、潘岳等

### 三、东晋赋 .....(184)

(一) 郭璞、庾阐、孙绰

(二) 苏彦、谌方生、何瑾

(三) 陶渊明

##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赋(下)

四、晋宋之际文风的转变和宋代作家	(195)
(一)傅亮、谢晦	
(二)谢灵运、谢惠连、谢庄等	
(三)鲍照	
五、齐、梁、陈三代赋的发展	(210)
(一)沈约、谢朓等	
(二)江淹	
(三)萧纲、萧绎、张缵等	
(四)孔稚圭等齐、梁其他作家	
(五)沈炯和陈代作家	
六、庾信与北朝赋	(234)
(一)李谐、元顺、卢元明等	
(二)庾信	
(三)颜之推和其他周、齐、隋作家	

## 第七章 唐五代赋(上)

一、唐赋的繁荣与概况	(252)
二、唐前期赋	(257)
(一)王绩、魏征	
(二)王勃、骆宾王、卢照邻、杨炯	
(三)徐彦伯、东方虬、陈子昂等	
三、作家辈出的开元、大历赋坛	(273)
(一)张说、苏颋、张九龄等	
(二)李华、萧颖士等	
(三)李白、杜甫、元结等	
(四)其他作家	

## 第八章 唐五代赋(下)

四、贞元、元和前后赋的空前繁荣	(305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(一) 韩愈、李翱等	
(二) 唐赋的杰出作家柳宗元	
(三) 刘禹锡、吕温	
(四) 其他作家	
<b>五、晚唐五代赋的继续发展</b>	<b>.....(332)</b>
(一) 杜牧、李商隐	
(二) 舒元舆、李德裕、卢肇、李庾	
(三) 皮日休、陆龟蒙、罗隐	
(四) 孙樵、刘蜕、司空图等	
<b>六、唐代的律赋</b>	<b>.....(360)</b>
(一) 唐代科举制与律赋的形成和体制	
(二) 开元、长庆间的律赋	
(三) 晚唐五代的律赋	
<b>七、唐代的俗赋</b>	<b>.....(374)</b>

## 第九章 宋元赋(上)

<b>一、宋代的文风与宋元赋的特色</b>	<b>.....(381)</b>
<b>二、北宋初期作家</b>	<b>.....(386)</b>
(一) 朱昂、梁周翰、宋白等	
(二) 路振、张咏、杨侃及“西昆体”作者	
(三) 王禹偁	
<b>三、北宋中期作家</b>	<b>.....(399)</b>
(一) 范仲淹、叶清臣	
(二) 宋祁、刘敞、司马光、王回等	
(三) 梅尧臣、欧阳修	
(四) 王安石、沈括、王令、蔡确	
(五) 狄遵度、崔伯易	
<b>四、北宋后期作家</b>	<b>.....(423)</b>
(一) 苏轼、苏辙、苏过	

(二)黄庭坚、秦观、张耒、晁补之

(三)米芾、邢居实、程俱等

## 第十章 宋元赋(下)

五、南北宋之际和南宋初期 .....(447)

(一)李纲、刘子翬、李清照、陈与义

(二)晁公遡、王十朋等

六、南宋中、晚期 .....(459)

(一)陆游、范成大、杨万里等

(二)朱熹、薛季宣等

(三)南宋中期的其他作家

(四)刘克庄等南宋晚期作家

七、金、元时期 .....(481)

(一)赵秉文、元好问等金和金元之际作家

(二)刘因、赵孟頫等元代前期作家

(三)朱德润、杨维桢等元代后期作家

## 第十一章 明清赋(上)

一、明代的文学思想与前期作品 .....(504)

(一)刘基、宋濂、高启等明初作家

(二)永乐至弘治间的作家

二、明代后期赋的发展和变化 .....(518)

(一)李梦阳、王世贞等复古派

(二)杨循吉、徐献忠、王守仁等

(三)王廷陈、杨慎、汤显祖等

(四)唐宋派、公安派和竟陵派

三、明末清初赋的繁兴 .....(554)

(一)吴应箕、黄淳耀

(二)陈子龙、夏完淳

- (三)王夫之
- (四)黄宗羲
- (五)朱鹤龄、傅占衡
- (六)尤侗、李渔

## 第十二章 明清赋(下)

四、清康熙、嘉庆间的学风和赋的特点	.....	(584)
五、古文家的作品	.....	(588)
(一)施润章等顺、康之际作家		
(二)桐城派作家		
(三)张惠言等阳湖派作家		
六、骈文家的作品	.....	(598)
(一)陈维崧、吴兆宜		
(二)胡天游、汪中、洪亮吉		
(三)彭兆荪、胡敬、童祐诚		
七、朱彝尊等其他作家的作品	.....	(616)
八、道咸以后赋的衰落	.....	(627)
(一)龚自珍、金应麟		
(二)王闿运		
(三)章炳麟		
后记	.....	(641)

# 第一章 导 言

## 一、赋与赋的形成

在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中，赋是一种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。然而赋究竟包括那些作品，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，却缺乏确切的表述，比较有权威的说法有二：

- (1)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。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
- (2)“赋者，铺也，铺采摛文，体物写志也。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)

这两种说法都有其依据，前说可谓为探本之论(说详后)，后说则大体上概括了自汉至宋齐赋的内容和形式特色。但它们又各有缺陷，如用前说，则凡我国古代一切不能合乐的韵文乃至诗都得称赋，至少除诗、词、曲以外的一切韵文都得称赋，近代邵曾祺编选《涵芬楼古今文钞》，基本上是按照这种理解来确定其中“辞赋类”的取材范围的，只是他既把诔和有韵的祭文排除在外，又把无韵的连珠收入其中，可谓自乱体例。这种把箴、铭之类的体裁也囊括到赋中的作法是不妥的，因为它既搅乱了赋的“源”(铭、箴的起源比赋早)，也搅乱了赋的“流”(后世箴、铭等基本上不与赋相混)。如用后说，则更漫无统纪。难道其他一些体裁的作品不可以有“铺采摛文，体物写志”的特点么？

然则究竟什么是赋呢？我认为应结合赋体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文体的比较来确定。

关于赋的起源，旧说纷纭，主要有四种：

(1) 谓原于诗的不歌而诵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传曰：‘不歌而诵谓之赋。登高能赋，可以为大夫。’言感物造端，材知深美，可与图事，故可以为列大夫也。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，当揖让之时，必称诗以谕其志。……春秋之后，周道浸衰，聘问歌咏，不行于列国，学诗之士，逸在布衣，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。”（按：据下引刘勰语，此当为刘向说）

(2) 谓出于诗的六义之一。左思《三都赋序》：“盖诗有六义焉，其二曰赋，……先王采焉，以观土风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：“诗有六义，其二曰赋。赋者，铺也，铺采摛文，体物写志也。昔邵公称‘公卿献诗，师箴，瞍赋’（按：见《国语·周语》），传曰：‘登高能赋，可以为大夫。’诗序则同义，传说则异体，总其归途，实相枝干。刘向明‘不歌而诵’，班固称‘古诗之流也’（按：出《两都赋序》）。至如郑庄之赋‘大隧’（按：见《左传》隐公元年），士𫇭之赋‘狐裘’（按：见《左传》僖公五年），结言短韵，词自己作，虽合赋体，明而未融。及灵均唱《骚》，始广声貌。然赋也者，受命于诗人，拓宇于楚辞也。”

(3) 谓原本《诗》、《骚》，出入战国诸子。此清人章学诚说。他在《文史通义·诗教上》中已微露此意，至《校讎通义·汉志诗赋第十五》中更明确指出：“古之赋家者流，原本《诗》、《骚》，出入战国诸子。假设问对，《庄》、《列》寓言之遗也；恢廓声势，苏、张纵横之体也；排比谐隐，韩非《储说》之属也；征材聚事，《吕览》类辑之义也。”

(4) 谓本于纵横家言。此论与上举章学诚之说相近。清姚鼐编《古文辞类纂》，径以《战国策》中的《淳于髡讽齐威王》、《楚

人以弋说倾襄王》、《庄辛说襄王》入“辞赋类”，即此意。近代则章太炎、刘师培均主此说。刘师培论此尤详，其《论文杂说》云：“诗赋之学，亦出于行人之官。……行人之术，流为纵横家。故《汉志》叙纵横家，引‘诵诗三百，不能专对’之文，以为大戒。诚以出使四方，必有当于诗教。……又以《左氏传》证之：有行人相仪而赋诗者；……有行人出聘而赋诗者；……有行人乞援而赋诗者；……有行人蒞盟而赋诗者；……有行人当宴会而赋诗者；……有答饯送而赋诗者；……是古诗每为行人所诵矣。盖采风侯邦，本行人之旧典（见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，故诗赋之根源，唯行人研寻最审（吴季札以行人观乐于鲁，亦其证也）。……《汉志》所载诗赋，首列屈原，而唐勒、宋玉次之。……其学皆源于古诗。（《汉志》言屈原作赋以讽，咸有侧隐古诗之义。而《史记·屈原传》亦言《离骚》兼《国风》及《小雅》之长。）虽体格与三百篇渐异，然屈原数人皆长于辞令，有行人应对之才。（《史记·屈原传》云：“娴于辞令，……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。”“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，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。”其确证也。）西汉诗赋，其见于《汉志》者，如陆贾、严助之流，并以辩论见称，受命出使。（《史记·陆贾传》：有口辨，复使南越。《汉书·严助传》：遣助以旨意谕瓯越。）是诗赋虽别为一略，不与纵横同科，而夷考作者之生平，大氐曾任行人之职。又《班志》有言：“不歌而诵谓之赋。”案‘登高能赋’之言，本于《毛诗传》（《鄘风·定之方中》），在‘君子九能’之内，夫九能均不外乎作文，故总名曰德音。而‘登高能赋’与‘使能造命’相次，其为行人之诗赋无疑。……欲考诗赋之流别者，盍溯源于纵横家哉。”

以上四说，皆有所见。但刘勰主要就骚赋立论，姚鼐主要就文赋（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之类）着眼，不免各持一端；刘师培企图把屈原、宋玉也牵合到所谓“行人之官”中去，以弥补姚鼐之说的缺

陷，反而把屈、宋赋的起源搞混乱了。章学诚说较全面，但主要是就汉赋立论，于骚赋之原，犹有未究。至于刘勰企图把诗六义之一的“赋”与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两种说法牵合在一起，尤为无谓。按：《周礼·大师》“教六诗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”郑玄注：“赋之言铺，直铺陈今政教善恶”，然屈、宋赋多比兴，苟况赋多隐语，皆与此不合，知赋篇之“赋”，其取义固不在此。故比较四说，以《汉志》之论为长。赋篇之“赋”，应是由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的“赋”转变而来，但所谓“登高能赋”，还是指能诵诗。据《左传》所引列国大夫聘问往来的诵诗来看，所诵并非已作，且此“赋”字尚是动词而非专有名词。由“诵诗”称“赋诗”，进而将不用于歌或不能歌的诗和韵文称为“赋”，是战国后期的事。宋玉有《风赋》等，荀子有《赋篇》、《韩非子·外储说》中有“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”语，即说明当时赋已作为一种体裁的名称了。这是战国时期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，“礼坏乐崩”的结果，同时也受到了当时散文发展的影响。具体地说，赋的形成有下列三种不同的途径：

(1) 由楚歌演变而来。

这类即后人所谓骚体赋、骚赋，又与楚歌合称“辞”或“楚辞”。

楚声歌辞，是一种用楚民歌体写的诗。相传屈原所作的《九歌》，即系巫的歌舞娱神之辞，可见它是合乐的。但屈原作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，就没有根据说是合乐之辞了。所以汉人虽或称屈原之作（包括《九歌》）及汉人的拟作为“楚辞”，如《汉书·王褒传》：“宣帝时……征能为《楚辞》九江被公，召见诵读。”又刘向曾编集《楚辞》，为今传王逸《楚辞章句》所本；或径称为“辞”，刘彻《秋风辞》即楚歌；然亦“辞赋”连称，如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：“景帝不好辞赋”；又单称“赋”，如贾谊吊屈之作为骚体而称为“赋”，司马

迁称屈原“乃作《怀沙》(《九章》之一篇)之赋”，《汉志·诗赋略》列“屈原赋二十五篇”，《汉书·贾谊传》言“屈原……作《离骚赋》。”足证汉人认定屈原之作为赋。别骚于赋，盖始于梁萧统的《昭明文选》(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虽有《辨骚》、《诠赋》两篇，然《辨骚》为正原之论，似尚未以骚赋为二)。但《文选》分类琐细，本不足据。清程廷祚作《骚赋论》，极言诗、骚、赋的区别，他认为：“诗之体大而该，其用博而能通，是以兼六义而被管弦，骚则长于言幽怨之情，而不可以登清庙。赋能体万物之情状，而比兴之义缺焉。”其说似言之成理，实则概念很紊乱。他不知道骚的基本艺术特征同《诗经》中的诗并无区别，它们之间在形式上的差异，除语言、结构等不同外，主要在于骚是不歌而诵的。骚之称赋，其理由即在于此；赋之得名，亦在于此；而与诗六义之一的“赋”无涉。刘勰虽在这一点上弄不清楚，但他说赋“拓宇于楚辞”，却是完全正确的。程廷祚把骚、赋分而为二，这就把骚体赋的源与流都搅乱了。因为在宋玉赋中，骚体赋已有与文赋体合流的现象，后来这种情况就更多了。

### (2)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的说辞演变而来。

此类前人未有定称，我认为应称为文赋。相传为屈原之作的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和宋玉的《风赋》，以及汉代司马相如的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等都属此类。

这类赋，章太炎、刘师培等都认为是“本于纵横”。实际不只受纵横家言的影响，与孟轲、庄周等诸子中的问答体也一脉相承。章学诚谓枚乘《七发》仿于“孟子问齐宣王之大欲”(《文史通义·诗教上》)，孙德谦又说其为“《孟子·说大人章》的滥觞”(《六朝丽指》)，都已窥见到了这一点。章氏谓古赋家者流“出入战国诸子”，如仅就文赋一体言，尤属真知灼见。但若谓文赋仅从诸子问答体和游士说辞演变而来，甚至象姚鼐那样把某些纵横家

言看作赋，那也是欠精确的。文赋的兴起，同时也受到诗的不歌而诵的影响，就是说，它把诗那种可以朗诵的特点移到文中去了。所以，文赋不但一般为问答体，有铺张的描述，而且有韵。它是诸子问答体和游士说辞的艺术化。

### (3)由《诗》三百篇演变而来。

此类前人亦无定称，我认为可称为诗体赋。诗除了合乐，可用于歌唱外，还用于朗诵，本来很早。《左传》隐公元年所载郑庄公的赋“大隧”，即是较早的一篇。同书所载《鼎铭》、《虞箴》之类，也可认为是一种诵诗。但这些当时都还未称赋。用三百篇中的诗体作赋始于屈原的《天问》。荀况《赋篇》中的《诡诗》、《楚申君赋》也是诗体赋，至于他的《礼》、《智》、《云》、《蚕》、《箴》等赋，则在隐语诗之后还加韵语问答，已是变体，它是后来说唱体的胚胎。其《成相辞》则又为杂言体唱辞，《汉志》虽视为赋，实与不歌而诵者殊科。至汉代扬雄的《酒赋》、《逐贫赋》，衍《诡诗》之绪，此体才得发展；而荀况五赋之体，后世却反而较少嗣响。

赋的形成既已弄清，现在便可进而概括它的体裁特点了。我认为，大致可以这样说，赋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体，它既不包括具有某种特定社会作用的不歌的诗体如箴、铭、颂等，也不包括具有某种特殊的社会作用的韵文如诔、祭文（有韵者）等（但吊文多是赋），更不包括后起的五七言诗。

但是，由于赋的题材和社会作用是比较广泛的，它的体制也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体互相影响，因而它同箴、铭、颂、诔、祭文乃至四、五、七言诗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。扬雄的《酒赋》亦称《酒箴》，是赋与箴有时相混；马融的《广成颂》，挚虞的《文章流别论》谓“纯为今赋之体”，是赋与颂有时亦相混；相传为邹阳作的《几赋》是以四言为主的短章，宋陈尧佐《几铭》亦然，是赋与铭亦

相似；贾谊《吊屈原赋》、刘彻《悼李夫人赋》，姚鼐均选入《古文辞类纂》“哀祭类”，是赋与祭文亦相混；沈约的《愍衰草》，《沈休文集》既收入赋类，又收入《八咏诗》中，李白的《鸣皋歌》，《李太白集》编入诗，而朱熹《楚辞集注》采之，是赋与诗亦难分。但这种纠缠不清的作品并不多，我认为，从一般情况来看，自汉乐府歌辞及五、七言诗体产生后，不仅文赋与诗的界划分明，骚赋与诗体赋也已基本上独立成体，与诗划境。至其区别，则除了赋为不歌而诵外，还以铺叙、描写较多为其特色。东汉刘熙在《释名·释书契》中说：“敷布其义谓之赋”，晋陆机在《文赋》中说：“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”，清刘熙载在《艺概·赋概》中说：“诗辞情少而声情多，赋声情少而辞情多”，这些看法尽管立言的角度不同，但都基本上把诗、赋划境后各自的特点说出来了。只是在某些短小的抒情赋中，这种特点远不如长篇赋（特别是文赋）那么鲜明罢了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作品，或标为文（如陆机《吊魏武帝文》），或标为“移文”（如孔稚圭《北山移文》），或标为“传”（如阮籍《大人先生传》），或标为“论”（如鲁褒《钱神论》），或标为“七”（如枚乘《七发》，或以意命篇（如东方朔《答客难》、扬雄《解嘲》、班固《典引》、王褒《僮约》之类），以其为韵文，并具有汉以后的赋多铺张描述的特点，我认为，也应该算作赋或赋体文。陶绍曾曰：“《说文》氏部引（扬）雄赋‘响着氏隤’，盖《解嘲》古亦谓之赋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范注引》可见前人早就这样看了。

## 二、赋的流变

在谈到赋的起源时，我们已指出它基本上分为三类，这三类赋的体制在后世都有一些变化，以后各章将具体说明，这里先述

其大略。

骚体赋本身的变化较少，只是后世有的骚赋间或插入无“兮”字的散文句或整齐的对偶句、排比句。另外，魏晋以后有的骚赋篇幅很短，类似《九歌》，甚至比《九歌》更短。

诗体赋的变化也较少，大部份仍是以四言韵语作基本句式，只是在齐梁时出现了一种以五、七言诗句为主体的小赋，这是由于当时五言诗盛行，七言诗也已兴起的影响。

变化最大的是文赋。它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，每一阶段都有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赋体作为它的标志：

(1) 骚辞大赋：这种赋体兴起并盛行于两汉。以司马相如的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，扬雄的《羽猎》、《河东》，班固的《两都》、张衡的《二京》为其代表。其特点是大都以问答为骨架，铺陈名物、排比词藻，好用古文奇字和双声叠韵，凡铺排处多用整齐对称的韵语，叙述和提顿处则多用散文句。这种赋后世还有，但词采的富赡和气魄的宏伟皆不能及。前人每以这种赋作为赋的典范，所以章太炎说：“小学亡而赋不作”(《国故论衡·辨诗》)，其实这种赋的结构比较简单，描写也比较粗略，虽有某种历史价值，艺术水准是不太高的。

(2) 骈赋或俳赋：这种赋孕育于汉，而大盛于魏晋南北朝。其特点为句式比较整齐，多对称、俳偶，并且渐变为以四、六字句为主。词采亦多华美，然已少铺陈名物、堆垛难字的现象，而颇注意于情景的描述。这种赋的语言特色与骚辞大赋的铺排不无关系，但更多地受到四言诗和骚赋的影响，又与同时孕育和形成的骈体文相辅相成，相互促进。在赋史上，骈赋的出现，同骚辞大赋相比，是一个进步。

(3) 律赋：律赋是在骈赋的基础上形成的，正如五、七言律诗是在五、七言古诗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样。因此，自吴讷《文章